



379

太空镇上的谋杀案

科学小说译丛③

本社编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海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12印张4插页 265,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册

统一书号 10182.4 定价1.15元

目 录

太空镇上的谋杀案

.....〔美国〕艾萨克·阿西莫夫 作

晓岚 方林 文字 译(1)

机器人间谍战

.....〔奥地利〕卡尔·布鲁克纳 作

王胜利 译(256)

〔小资料〕 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

..... 陆菁 等编译(374)

太空镇上的谋杀案

〔美国〕艾萨克·阿西莫夫 作 晓岚 方林 文字 译

第一章 与警长的谈话

利杰·巴利刚走到他的办公桌就感到罗·萨米^①用期待的眼光注视着他。

他那张显得顽强不屈的长脸立即阴沉下来，问道：“你有什么事？”

“老板要你马上去，一回来就去。”

“好的。”

罗·萨米仍然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巴利不满地说：“我说过我就去，你走吧！”

这时，罗·萨米才转过身走开，去干别的事。

巴利很生气。他想：“为什么这种事情不能让人来做呢！”

① “罗”是机器人的代号。——译注

他停下来查看他的烟草袋，心里盘算着：一天两烟斗，这点烟够维持到下一次配给的日子吧。

他从栏杆后面走出来（两年前他已晋升到有栏杆围住的高一级的办公地方了），穿过整个公用的办公室。

当他走到辛普森的位置时，辛普森从水银贮存仪上抬起头来对他说：“老板叫你去，利杰。”

“我知道了，罗·萨米已告诉我了。”

这时水银贮存仪正在分析它的“记忆”，寻找在闪闪发光的水银面的微振动波中贮存着的信息。一条打满字码的带子从水银池的主机里吐出来。

“我真想从背后踢罗·萨米一脚，如果我不怕把自己的腿踢断的话。”辛普森说，“前两天我看见过文斯·巴雷特。”

“是吗？”

“他正力图恢复他原来的工作，或者干局里任何其他的工作也行。可怜的孩子真是绝望了。但是，我能告诉他什么，说罗·萨米正在做他那份工作？就这样！这孩子现在只得在发酵场开一条传送带。这孩子生性聪明，人人都喜欢他。”

巴利耸耸肩头说：“这是我们都在碰到的问题。”他说话时的态度比他想装出来的，或自己感觉到的更加生硬。

老板占用一个私人办公室，在他的门上的毛玻璃上腐蚀上“朱利叶斯·恩德比”这几个漂亮的字母，名字的下面刻着“纽约城警长”这个衔头。

巴利走了进去，问道：“你叫我吗，警长？”

恩德比抬起头来，他戴着一副眼镜。因为他的角膜有过敏的毛病，不能戴一般的无形眼镜，而人们只有习惯了看他这种眼镜，才能看清楚他那张不怎么出众的脸庞。巴利则有

一个很强烈的想法，他认为警长之所以珍视他的眼镜，是因为眼镜戴起来，使他显得很有个性。所以他怀疑警长的眼球是否真的那么敏感。

警长的神情显然有点紧张，他拉直了袖口，靠在椅背上，然后亲昵地说，“坐下，利杰，坐下吧！”

巴利不自然地坐下来，等着对方开口。

恩德比问道：“杰西好吗？孩子好吗？”

“很好。”巴利冷漠地说，“很好，你家里的人都好吗？”

“不错”，恩德比回答说，“很好。”

这个开头就有些虚伪。

巴利瞅着警长，心想，他的脸上好象出了点什么毛病，接着，他提高了嗓门说：“警长，我希望你不要派罗·萨米来叫我。”

“噢！你也了解我对这种东西的感情，利杰；但是，已经把他安排在这里了，我就得找点活儿给他干。”

“这真叫人不舒服，警长。他告诉我，你叫我，然后就站着不走。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还得叫他走开，不然他就会一直站在那里。”

“啊！那是我的错。利杰，我告诉他去传话，但是忘了告诉他，完成这件事后就去干自己的活。”

巴利叹了一口气。他那棕黑色眼睛周围的纤细的皱纹变得更加明显了：“不管怎样吧！你叫我来有事吗？”

“是的，利杰。”警长说，“但是，要你办的不会是什么轻松事儿。”

警长站起来，转过身去，走到他桌子后面的墙跟前，触动一下一个不显眼的按钮，墙的一部分顿时变得透明起来。

巴利被突然射进来的浅灰色的光线弄得眯缝起眼睛来。

警长笑道：“我去年就特别安排做了这样一堵墙，以前没有打开给你看过。你过来，好好看一看，在过去古老的年代里，所有的房间都有这样的东西，它叫做窗子。你知道什么是窗子吗？”

巴利读过许多历史小说，他很了解这些东西。

“我听说过，”他说。

“到这里来。”

巴利挪动了一下，但还是走过去了。他觉得警长把一个房间的隐处暴露给外面的世界，似乎有点不体面，同时他又感到，警长有时把他对中世纪^①风味的爱好放纵到了相当愚蠢的程度，就象他爱好他的眼镜一样。巴利想到这里，他恍然大悟。正是这个，正是这副眼镜使他看起来跟往常不一样。他问道：

“对不起，警长，你戴的是一副新眼镜，是吗？”

警长有点惊奇地盯了他一眼，他取下眼镜，看了看，又看一看巴利。摘了眼镜，他的圆脸显得更圆了，下巴显得有点突出，他看起来更没有表情了。因为他的眼光不能准确地凝聚在焦点上。

他说：“是新的。”

他把眼镜戴回鼻梁上，然后确有点生气地接着说，“三天前，我把原来的那副打破了，我想尽办法，直到今天早晨才弄到这副新的。利杰，这三天真要我的命啊！”

“就是因为眼镜的事？”

“还有其他的事，我马上就会谈到它。”

① 本篇所说的中世纪是包括二十世纪在内的一段历史时期——
编注

他转向窗子，巴利也转过身去。当巴利意识到天正在下雨时，不禁感到惊讶。一时对水从天上掉下来这个景象感到迷惘。此刻，警长脸上流露出骄傲的神气，就好象这个自然现象是他亲自安排的一样。

“这是这个月来我第三次看见天下雨了，多壮观啊！不是吗？”

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景象是迷人的。在他经历过的四十二年的岁月中，还很少见过下雨，或者其他任何自然现象。

他说：“所有这些水都落在城市的上面是一个浪费。应该集中落到水库里去才对。”

“利杰，”警长说，“你是一个现代人，问题就在这里，在中世纪时代，人们生活在露天里，我不是说仅仅在农场，我是说在城市，甚至在纽约也是一样。当天下雨时，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个浪费。他们引以自豪，他们在大自然中生活着。这种生活更加健康，更加美好。现代生活的毛病就在于它与大自然隔绝了。有时你还要研究一下煤的时代啊！”

巴利就曾经研究过。他曾听到过许多人抱怨原子反应堆的发明，当事情出了毛病，或者当他厌烦的时候，他自己也曾经抱怨过。象这样的抱怨是人类内在的一种天性。早在煤的时代里，人们抱怨过蒸气机的发明，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有一个角色就曾抱怨过火药的发明。将来一千年以后，人们可能会抱怨正电子脑的发明了。”

让这些抱怨见鬼去吧！

他厌烦地说：“喂！朱利叶斯，”在办公的时候，他不习惯与警长过于亲密，然而警长一古脑儿地叫他利杰，似乎有什么特殊理由非这样不可。所以，他也对他直呼其名了：

“你谈了这么多，就是不谈叫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一直记挂着这个，究竟有什么事？”

警长说：“我就要谈到了，利杰，让我按我的方式谈吧，这是件麻烦事呢。”

“是呀！在这个星球上，什么麻烦没有发生过！是机器人引起的麻烦吗？”

“从某方面来说是这样的，利杰，我站在这里，我常想到，旧的世界碰到过多少麻烦，当我在墙上开这扇窗时，我并不只是为了看到天空，也是为了看到整个城市。我看着她，不禁就想知道，在下一个世纪它将会变成什么样！”

巴利对警长的这种多愁善感有些反感，但他自己也迷恋地望着窗外的景色。即使天气使城市显得昏暗，但它看起来仍然是宏伟的。警察局位于市政厅的上层。这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建筑物。从警长的窗口望去，附近的高塔都变矮了。只看得见塔顶。就象许多只向上摸索着的手指头。它们的墙壁都是没有窗子的，千篇一律，没有特色，那就是人们居住的蜂房式房子的外壳。

“真有点遗憾，”警长说，“天在下雨，我们看不见太空镇。①”

巴利向西看去，正象警长所说的，天空低沉沉的，纽约的高塔变得模糊不清，隐没在白茫茫的天空中。

“我知道太空镇象什么样子。”巴利说。

“我喜欢从这儿看到的太空镇的景色。”警长说，“穿过两个布伦斯维克区之间的缝隙，你刚好可以看到这个城镇低低的圆顶房屋散布在四周。这就是太空人与我们的不同的

① 本篇所说的太空镇是早期从地球移民到外空世界的人类返回地球在城市附近建立的一个居民点。——编注

地方。我们的大厦建得高高的，挤在一块。而他们那儿，每个家庭有自己的一个圆顶房屋，也就是一个家庭一幢房子。每个圆顶房之间都有空地。你有没有跟任何太空人谈过话，利杰？”

“有几次。大约一个月以前，我就在你这个房间里跟一个太空人通过话。”巴利耐着性子说。

“是的，我记起来了。不过，我变得越来越喜欢讲哲理了，我们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迥然不同的。”

巴利开始感到有些紧张，他想，警长谈话的方式越加拐弯抹角，其结尾就越加非同小可。他接着说：

“当然，不过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不能把这块土地上的八百万人都装在小小的圆顶屋里。在他们的世界里，有他们的空间。那就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吧！”

警长走到他的椅子跟前，坐下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巴利。他的眼睛由于眼镜上的凹透镜的作用显得缩小了些，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容忍文化上的差异的。无论是我们地球人，或者是太空人，都有人不能忍受。”

“呃！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三天以前，有一个太空人死了。”

现在言归正传了，巴利的嘴角稍微向上翘起了一点，但是在他那张忧郁的长脸上，这点动作是不太容易觉察出来的，他说：“真糟糕，我想他是得了什么传染病吧？是病毒？或者是感冒？”

警长惊讶地说：“你在说些什么？”

巴利不屑去解释。太空人在他们的社会中已消除了疾病，这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而且，他们小心谨慎，尽量避免与带有病菌的地球人接触，与我们保持尽可能远的距

离，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这时，警长脸上嘲讽的神情消失了。

巴利说：“我是在说，他是怎么死的？”说完转身望着窗外。

警长说，“他是因烧毁胸部致死的，有人向他使用了火焰喷射枪。”

听了这话，巴利楞了一下，他没有转过身去，急忙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我说这是桩谋杀案。”警长说，声音放温和了一些：

“你是一个便衣，你是知道什么叫做谋杀的。”

这时，巴利转过身来问道，“谋杀一个太空人，三天前？”

“是的。”

“这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太空人说是一个地球人干的。”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你不喜欢太空人，我也不喜欢，地球上谁喜欢太空人？只不过有一个人，他比别人更加不喜欢太空人罢了。”

“这倒是真的，但是……”

“在洛杉矶的工厂里发生过火警，在柏林，人们捣毁过机器人，在上海发生过骚乱。”

“那又怎样？”

“所有这些都说明人们越来越不满了，还可能由此而凑合成某种组织。”

巴利说：“警长，我不懂你说这些话的意义，你是否由于某种原因在考查我？”

“什么？”警长看起来对他这番话确是迷惑不解。

巴利瞅着他说：“三天前一个太空人被谋杀了。那些太空人认为罪犯是一个地球人，可直到现在，”他一边用指头敲着桌子，“还没有一点头绪，是这样吗，警长？这真叫人难以相信。警长，如果真有其事，象这样的新闻，早就把个纽约城闹得天覆地翻了。”

警长摇头说，“这件事并不象它看起来那么简单。利杰，这三天我都出去了。我与市长开过会，我到太空镇去过，还到华盛顿与地球调查局谈过。”

“噢！调查局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它发生在纽约城的地界内、太空镇是在纽约的管辖区内。”

“但是，他们有治外法权。”

“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谈到这点，”警长的眼光从巴利严峻的注视下移开去，他觉得自己似乎被无理地贬低到巴利所理解的那个水平，而巴利的态度就好象他认为情况确是这样的。

“太空人能自己主持调查这件事。”巴利说。

“等一等，利杰，”警长请求说，“别催我，我想象朋友对朋友那样把事情从头说清楚，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立场。当消息传出来时，我正好在那里。我与罗季·嫩门纳·萨顿有个约会。”

“就是那个被害的人？”

“正是那个人。”警长叹息地说，“要是早五分钟到那里，我就有可能亲自发现那个尸体。那将给我多大的震惊。这实在是太野蛮了，太野蛮了。他们来见我，告诉我这件事，这就使我过了三天恶梦般的生活。我一激动，眼镜掉了下

来。利杰，这三天，我什么也看不清，又忙得不亦乐乎，又沒有时间去配眼镜。不过，至少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我已定做了三副眼镜。”

巴利在思索着案件发生后的那个情景：他仿佛看见一个太空人修长的身影，他带着这个消息走近警长，用他们的那种坦率的但毫无表情的方式把消息告诉了警长。而朱利叶斯正取下他的眼镜在擦拭，想不到这个消息给他以一个打击，眼镜从手中落下。他弯下身去寻找打破了的碎片，那两片柔软的厚嘴唇不时地颤抖着。巴利敢肯定：至少有五分钟之久，警长为他的眼镜感到的烦恼超过对谋杀案本身。

警长这时说：“我们的处境很糟，正如你说的，太空人有治外法权。他们可能坚持自己来调查，然后向他们的政府作随心所欲的报告。外面的世界就会把它作为借口，来向我们要求赔偿，你知道，这对我们的居民将有什么影响！”

“如果白宫同意赔偿，那就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

“但如果不同意赔偿，则是另一种自杀。”

“你不要给我描绘一幅那种可怕的情景。”巴利说。上次，当从外界宇宙飞来金光闪闪的巡航机，派下了他们的士兵到华盛顿、纽约、莫斯科来索取他们认为是他们的东西时，巴利还是一个小孩子。

“那末，你看，赔偿还是不赔偿，这都是个麻烦。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个凶手，把他交给太空人，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为什么不把它交给地球调查局来办呢？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事出在我们的管辖区内，但这里还有个星际间的关系问题。”

“地球调查局不会插手这事。这是件棘手的事，而且在我们的范围内。”他抬起头来目光锐利地望着他的部下说：

“糟糕的是，利杰，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着失业的威胁。”

巴利说：“把我们都换掉？胡说，现在还没有熟练的人来替换我们哩。”

“机器人，”警长说，“就有嘛。”

“什么？”

“机器人萨米只不过是一个开头，他干跑腿的活，另一些机器人在高速公路上巡逻。真见鬼，老兄！我对太空人的了解比你更清楚。我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那儿有的是机器人，他们能做你的和我的工作。我们都有可能被撤掉，不要认为这不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还投入失业大军的行列……”

巴利气急败坏地说：“没关系。”

警长看起来有点窘，他说：“对不起，利杰。”

巴利低下头，尽量不去想他父亲的事。当然，警长是知道这件事的。

巴利问：“什么时候开始撤换？”

“看，你太天真了。利杰，这些事一直在发生，自从太空人到来之后，二十五年来一直不断地发生，只不过它刚刚接触到上层的一些人物。如果我们把事情弄糟了，那末，到达我们指望能领养老金的年纪，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另一方面，利杰，如果我们能把事情处理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推向遥远的将来。而现在这个案子就是给你一个特别的机会。”

“给我？”巴利说。

“你会提升为侦探长，利杰。”

“我不够资格，警长。我只不过是C—5级的侦探。”

“你不是想升为C—6级吗？”

他想吗？巴利知道C—6级的特权。在交通拥挤时，不仅仅是从十点到四点，在高速通道上有专门的座位；居民区里的饭堂里有更高级的食品供应；甚至还可能分到一幢更好的公寓；还可能为杰西弄到一张日光浴室的出入证。

“我当然想，”他说，“真的，为什么不想呢？但是，如果我破不了这个案子，那将得到什么后果？”

“为什么破不了这个案子，利杰？”警长哄着他说：“你是一个得力人员，你是我们局里最好的侦探之一。”

“但是，在我们部门里至少有半打人比我级别高，为什么不叫他们办这个案子？”

巴利说话并不大声，但是，他的用意却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意思是说，警长除了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改变他的日常的礼仪而用这种方式跟他谈工作的。

警长交叉地握着双手说：“有两个原因：你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一般的侦探，利杰。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忘记我们是同学。有时看起来，我好象是忘记了这点，但这是因为级别的关系。我是一个警长，你知道，警长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仍然是你的朋友，而这个案子对一个有才干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希望你接受它。”

“那是一个原因。”巴利说，但显得毫不热心。

“第二个原因，我想，你是我的朋友，我要你帮个忙。”

“帮什么样的忙？”

“在侦察这个案子时与一个太空人合作。这是太空人提出的条件。他们同意不把这次的谋杀向上报告。还同意这次调查让我们来主持。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坚持要派他们自

己的一个侦探参与整个事件的调查。”

“这样说来，他们根本不信赖我们。”

“是的。你看出了他们的意图。如果这件事办不好，他们之中有人就会受到自己政府的责难，我谅解他们。利杰，我愿意相信，他们的意图是好的。”

“我也相信他们是这样。警长，他们也遇到了麻烦。”

警长不理睬他这个意见，接着说，“你愿意要一个太空人作伙伴吗？利杰。”

“你把这点看成是帮你的忙？”

“是的，我请你接受这个工作以及太空人提出的条件。”

“那我同意接受一个太空人作伙伴，警长。”

“谢谢你，利杰。他还得住在你家里。”

“啊！等等，不忙。”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的公寓是很大的，利杰，有三个房间，只有一个孩子。你能让他住下来，他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根本不会有什么麻烦，就这样吧！”

“杰西不会喜欢他来住的。这我知道。”

“你劝劝杰西吧！”警长说得非常恳切，他那恳切的目光似乎要把挡着视线的眼镜片戳穿了，“如果你为我做了这件事，等大功告成之后，我将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你提升到C—7级，利杰，C—7级啊！”

“好吧！警长，这是一笔好交易啊！”

巴利刚想从椅子上站起来，还未站直，瞥见恩德比脸上的表情，又坐下去。

“还有什么事？”

警长轻轻地点了点头说，“还有件事。”

“什么事？”

“你的伙伴的名字。”

“他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

“太空人，”警长说，“做事有些怪僻。他们提供的伙伴，不是，不是……”

巴利眼睛睁得大大的：“等一等，是个机器人？”

“你不能不接受，不能不接受，没有别的办法了。”

“象这样的东西，住在我家里？”

“作为朋友，就请你答应吧！”

“不行！不行！”

“巴利，我不能委托任何其他的人，要不我向你都实说了吧？如果我们不想让那些索取赔偿的飞船来到地球，我们就得与他们合作。而且必须成功。但用老的那套办法是无法成功的，你必须与一个机器人合作。但如果他破了案，如果他打报告说，我们是无能的，无论怎样，我们就会完蛋了。我们，一个警察局，你看得出这意味着什么吗？所以你要做事要机灵，你与他一起工作，但要注意，是你主持破案，而不是他，懂了吗？”

“你的意思是说，与他百分之百地合作，却要我卡住他的脖子，一只手拍一拍他的肩头，一只手则要握住一把刀子。”

“我们还能做其他什么呢？没有其他的出路。”

巴利站着，下不了决心。“我不知道杰西会说什么。”

“如果你愿意，我去说服他。”

“不用了，警长。”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问道：“我的伙伴叫什么名字？”

“罗·丹尼尔·沃利窝。”

巴利沮丧地说：“现在不是咬文嚼字的时候，警长，我接